

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重要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解决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乏、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

# 传统制造业转型高端动力强劲

■ 本报记者 张龙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刻不容缓”并非危言耸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徐念沙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高端机械设备方面,中国还严重依赖于进口,机械加工、精密机床、航空、船舶、发动机等领域的部分设备需要进口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自身加工能力不足,设备能力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胡成中坦言,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势头较弱,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由于生产资料、劳动力价格等成本上升,较前几年成本增长30%以上。而产品价格没变,出现了经营状况下滑,亏损面不断扩大的现象。

有专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不仅要保持,还要努力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利润率,从而实现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同时也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 人才匮乏窘境

服装制造业人才匮乏引得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罗蒙西服公司总经理金建华不断叹息。

“我是服装制造业的委员,服装制造和意大利、法国有差距,中国目前严重缺乏技工、高级技师,培养中国高级的技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金建华说。

金建华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讲了一个令全场都笑不出来的“笑话”:连续几年,他所在的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招收设计师,都是中国名牌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生。可他发现,这些年轻人只会画设计图,却裁剪不出一条裤子。“考了文凭,却没有技术!”此话一出立即引发热议,大家有一个共同感受:“技工荒”已蔓延到制造业各个环节,破解这一难题刻不容缓。

在中国,找不到200个能做裁缝又能做衣服的技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感同身受:“人人都想上大学,没人愿意当技工。”

河南平高电气公司机加工车间副主任张全民从1990年毕业后当了车工,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成为高技术



当前先进技术靠引进、高端产品靠进口依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严酷现实。 本报记者 林瑞泉 / 摄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仅仅体现在规模上。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4%,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人才。20多年来,他当上了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始终没有离开一线。但他发现,当年从技校毕业的40个同班同学,还在一线工作的也就两三人,大家都不愿意当技术工人。

一组数据折射了我国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现实: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左右,高级工仅占5%。而在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超过35%,中级工占50%以上,初级技工不到15%。

“以深圳为例,技师和高级技师总量仅2000余人,占全市技术工人总量的0.14%。而深圳每年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为3万人,缺口达九成。”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告诉记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周中枢曾表示,在德国的一家企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陈旧设备,照样可以制造一流产品,因为使用设备的工人有一流的技术。可中国的许多尖端设备,造出的产品质量却差强人意,因为操作工技能水平不高。

##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在山东钢铁集团济钢炼钢车间炉前,偌大的平台不见一个人影。宽敞整洁的主控室内,几名工人一边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瞭望着外面的转炉,一边操作着眼前的几台电脑。当班的炉前技师李师傅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观察电脑上各项指标参数的变化,点击鼠标或按钮发出操作指令。向转炉投料、吹氧、测温、提枪拉碳,到最后出钢,整个冶炼过程全部由计算机控制,自动完成。

“这都是我们自己摸索着技术,逐步试验,最终成功的。”济钢相关负责人说。但并不是大部分的工业企业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

杨元庆坦言,当前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遇到的一大困难是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能力,因此急需培育自己的品牌。另外,各大中城市也应该重新定位,虽然他们需要制造业,但是不要把留住制造业作为主要的诉求,而是要立足于发展转型,鼓励企业到中西部建厂。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说,当前先进技术靠引进、高端产品靠进口依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严酷现实。高端机床、高端发动机、高端仪器仪表及控制系统,均需要从国外引进。

据了解,高档数控机床90%进口,数控系统95%进口,仪器仪表70%进口。在基础零部件领域,为高档数控机床配套的高档功能部件70%需要进口,大型工程机械所需30MPa以上液压件全部进口,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齿轮箱、2.5MW以上的风电齿轮箱、大型煤机齿轮箱、高速列车制动器、大型盾构机的电液驱动装置等几乎全部进口。虽然在船用柴油机方面我国与国外先进企业开展了合资、合作生产,但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依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低端制造业又面临着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中国制造业正在路口上徘徊。

(下转第八版)

# 现代工业体系再塑制造强国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4%,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无论是规模、高技术增加值,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就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形势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奇瑞重工股份总经理王金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高端转型、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与两会代表观点相对应的,是这样一组数据:

3月1日,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出现回落。其中,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双双下降,显示需求疲软。

机械行业专家谢家宸向记者表示,全球经济环境下行暴露了我国制造业的诸多弊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济、行业结构不平衡、行业

竞争过于混乱等。与此同时,制造业还面临着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弱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如今,东南亚等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更从我国分流了部分投资,加剧制造业的危机。

王金富认为,如果不能掌握先进技术、占据产业制高点、打造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就只能一直徘徊在低附加值、低回报的中低端环节,甚至有可能连“世界加工厂”的地位都难以保全。对于各个企业而言,要真正思考立稳脚跟、持续发展。进军高端领域、努力转型升级,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必须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提交了一份《推动信息化带动制造业转型》的建议指出,随着传统行业转型电子商务的趋势越发明显,制造业的转型需求迫切,应该鼓励其利用电子商务建立起新的内销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未来三年五年,电子商务将进入生产制造的变革,中国制造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电子商务能够帮助制造企业绕开中间环节,直接面对消费者,大幅提高产品利润水平,还能够从终端刺激制造企业提升生产、设计能力和服

务的水准,甚至实现个性化、批量化、定制化的订单生产模式,最终倒逼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

去年5月,国家工信部印发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销售收入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25%”。

王金富说,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而言,创新是一条根本性出路,这需要很多人的刻苦努力、共同协作以及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支持。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转型,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大国崛起的必经阶段。“对中小企业而言,第一要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向管理要效益。第二是加大投入,对落后技术进行改造。”

谢家宸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力及土地等成本下降的可能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制造业应抓住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生产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更密的方向前进,由科技层面重塑比较优势是制造业的必然发展趋势。政府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重点领域重点关注,

对研发水平高、创新成果多的企业予以资金及政策方面的扶持,同时从不同方面对行业的过剩产能予以消化及淘汰。

就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问题,王金富建议,鼓励国内企业在自身实力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更多地联合起来,通过联合创新、知识产权共享参与国际竞争,在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创新的比较优势和局部强势。同时,对于已经引进的技术,不能一味地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后期研发投入必须要跟上,否则只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徐一平认为,要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其次,注重信息化引领、提升全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三,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据了解,目前,上海、深圳等许多城市都认识到高端制造业对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作用,也都在念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创新驱动“经”,希望抢得新一轮产业发展先机。

## 原始创新缺失 掣肘制造业高端化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今后十年,对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来说,是最关键的十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么多的就业都需要制造行业吸纳,如果未来十年还不能培养创新能力,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存在很大的发展风险,到时候我们现在的制造水平也会落入中低端”。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我国的制造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关键在原创性设计能力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接下来,国家需要为制造企业竞争力提升,创造更多的资源整合平台、提供更多的创新提升渠道”。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商,东方电气集团已形成火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设备、风电设备、太阳能电站设备“六电并举”的产品格局,占据中国火电市场33%多份额、水电市场50%份额。

王计表示,“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东方电气目前绝对是世界上制造水平最强的企业,无论是在制造环节,内部管理以及工艺流程等方面,都是基于我们工艺技术人员过去几十年积累设想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聚集了东方电气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产品制造质量也绝不比别人差”。

不过,原始设计创新能力,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最大瓶颈。王计透露,“当前,美国也提出重返制造业,就连印度现在也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制造业的优惠政策,与我们当初的政策非常相似。前段时间我们去印度参加项目招标,对方就要求我们在当地建厂,解决就业问题”。

“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开始从东部向西部转移,未来十年之后,又能够向哪里转移,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王计表示,在今后十年之后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间,利用别人出问题的机会,完成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

王计表示,“尽管当前政策鼓励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并购,但是我们还缺乏相应的渠道和平台来完成。同样,前往欧盟去收购一些公司,虽然可以获得股权、分享收益,但欧盟拥有很严谨规范的法律体系,他们的技术根本拿不回来,只能提升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

现在,不少设计院是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切割下,组建了一个很庞大的技术创新团队。但是,这种创新平台缺乏一个市场化的交易交流平台,无法形成与制造资源、研发资源进行直接对接。

“国家花了很多钱投入技术创新,没有变成改变消费者生活的实物产品,只是停留在论文或者图纸阶段,实在太浪费了”,王计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需要搭建一个技术资源进行交流合作的资本平台,就类似于股票证券市场一样,让相关企业通过这个市场进行创新技术成果的交易、重组,实现优势的互补和结合。

## 典型



10吨劣质煤制1吨脂肪酶,价格翻百倍

## 义煤转战高端 煤化工蓝海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10吨劣质煤只能卖到三千多,但通过煤化工,制成的甲醇蛋白1吨可以卖到3万多,再往前走一步,通过煤生化制成的1吨脂肪酶可以卖到30万。目前,义煤已经完成从煤到煤化工、煤生化的产业链布局”。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予鲁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除了已推出的木聚糖酶、脂肪酶、甲醇蛋白纤维、氨基酸等高附加值煤化工产品,我们还完成一种全新的生化产品量产,市场售价高达每毫克6美元(每吨约380亿元),价格远远超过黄金”,武予鲁坦言,虽然作为煤炭企业的“黄金十年”已经于2012年结束,但义煤集团却因为清晰的发展战略提前完成面向未来五年、十年的产业布局,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持续看涨。

武予鲁介绍,“原来集团主营业务就是外卖原煤,大部分煤炭都是作为燃料销往外地,一吨煤只能卖到几百块钱,利润更是非常有限。随着从煤到煤化工的产业链建立,公司推出了甲醇蛋白纤维、脂肪酶等生物化工产品,通过煤生化产业的建立,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还拓宽了企业的发展视野”。

义煤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的甲醇蛋白可作为人或动物蛋白的补充品,也可以代替肉类和脱脂奶粉食用,成功实现由燃料变食品、纺织、医药的转变。目前,仅甲醇蛋白一项,义煤就取得5项技术发明专利和8项技术应用专利。

随着2012年总投资260亿元的义煤综能化工项目,完成前期的项目建设,开始成为义煤新的战略增长点。总投资300亿元的义煤同铝业已经完成前期的项目论证和立项,将于今年奠基建设。

最终,一体三翼的格局,也让武予鲁对义煤集团未来发展持续看好,并确定在资本化、国际化、产业化、高端化以及产融结合战略指导下,到2015年集团资产总量达2000亿元以上、营业总额达到1000亿元以上,拥有5—6家上市公司,形成从煤产品到煤化工、煤生化的全产业链,在完成“走出河南”的发展战略之后,实施“走出中国”的全面国际化扩张。

在武予鲁看来,走出去是煤炭企业发展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一个地方的煤炭存储量毕竟是有限的,这个时候作为煤炭企业来说,只有依靠走出去寻找新的机会,才能获得更强的发展动力”。

武予鲁透露,“走出去不只是为了在海外市场寻找煤炭资料,关键还要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带动企业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走出去,真正融入当地市场。同时,还要建立相匹配的资本运营平台,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扩张”。